

那些個日子

卓黎

我又回來了，不是嗎？

過去我見到你的笑，如今依然。這笑使我想起春天。

「你是春天嗎？」

你只顧著笑，似乎這問是多餘的，你臉上不是已經告訴我了嗎。

我說：「我喜歡春天，可是我找不到春天。」

於是你就著我去找尋春天。

涉過小溪，我驚喜它的殷勤，溪水不斷的朝前湧過來吻我、親我，像是在異鄉重逢久別的老友。小樹告訴我，你是旅行來的，你常淌著淚水，却從不向人訴苦，或許你是歡悅的，流浪不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嗎？

不知你旅行過沒有？那是一個很遙遠的地方，遙遠的祇有星星知道。還有那些風，因為風是世界上最孤獨的流浪者。我檢起一片落葉，葉子還很年輕，葉子憂傷的說：頑風總是搖落它們的年齡。但風仍是孤獨的，尤其在它安靜的時候。忽然我也感傷起來，我發覺自己不正也在搖落自己的年齡嗎！？但我是快樂的，快樂得連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

我想風雖然是孤獨的，我可以迎著風炫耀自己的快樂，它會來分享我的快樂。不是嗎？

一朵白雲悠悠的飄過湖心，呵！這白雲多像你，祇是雲是過去的，你還是過去的嗎？

有一陣子你像是天上的雲，世界上沒有一處是你歇腳的地方，也沒有一處不是。我悄悄問你，你願是湖心的船嗎？如果你是，我願是湖上的水，沒有水，船是不能浮行的。你總是笑，笑的那麼釋然。我注視你的臉，笑竟比沉默還要令人難受。或許有那麼一天，你不再笑了，那時我再也不會有快樂。

遠方有座小山坡，我們飛奔到達那兒。當我還喘呼呼的時候，我發現一群羊——是這裏的常客。從不知憂愁，因為牠們從不煩惱，從沒有紛爭，因為這裏是天堂。聽說天堂住有一位牧人，掌理世界上最大的羊群。我總認為這裏也該有位牧人，縱然祇一小群羊，於是我們扮起牧羊人，趕著一群羊。

牠們在草地上胡亂跳躍著，我們的笑聲迴盪在風中。我是不寂寞的，牠們也是不寂寞的，雖然不知天堂在那裏，歡笑為了什麼，但我是快樂的。

還要去找尋嗎？

我不是已找尋到了。



阿茂

這幾天剛從山邊海濱回來，心頭尚盪漾着盎然的綠、藍色的波濤。行坐之間，彷彿自己就是那山中的雲，岸邊的岩，溪上的橋。西洋人說 blue 就是憂鬱，憂鬱就是 blue，我實在不能懂。但別您之後，又遊海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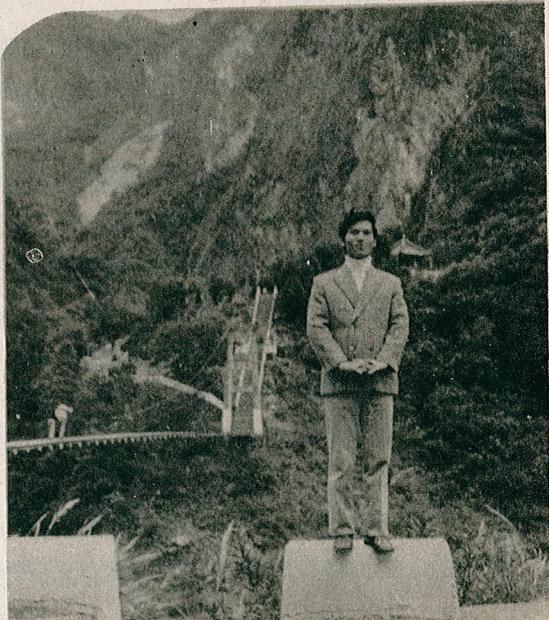
我盛滿了一筐 blue 歸來。

這一程，像是場荒唐艷麗的夢，絢爛的令我霎眼，一醒來，身旁却是什都沒，空虛的很，一點也不實在。想想；心情總是那麼善變，一見您，高興不已，離別時又似永訣，我幾時才能擺脫這份痴，這份熱？見面時的歡欣彌補不了那離別的暗影。如果說我這一生心理上有何缺陷，那麼此次離別時就造成了一個。我來，我去，雖是那樣地瀟灑，不留一點跡痕，但誰說能不引起您心頭的一陣震盪？蘇東坡說：「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您我那有鴻這份飄逸，不計東西呢？

會說過遊到臺北時要給您信，但台北太熱鬧，尋不出靈感來，您知道，我是那麼地怕鬧啊！我要有多一份的靜，才能有多一份的心思給您。於是，利用時間去找了幾位朋友，我永遠奔馳在人生的旅途上，多少友情，多少關懷，永不厭倦。

東部依然是那一片未鑿的真，這些我曾撫視過的地方，今冬我們又重逢了。可惜這次時間太匆促，不能再一一地憑弔。長虹橋下，不是尚留着我熱情狂溢的影子麼？那秀姑巒溪口的海山風光，三仙台海邊五彩繽紛的卵石，磯崎的懸崖……都會栓在我珍貴的記憶裏。

瑞穗溫泉，我會獨自去過。但那有和您一道去那樣地興奮？這山林是不靜的，有叫的禽，鳴的蟲，您婉轉



的歌聲，輕柔的話語。您說要扭開錄音機，我說那能及這風聲的韻緻，天籟的協調。把文明的音響帶到大自然裏，有性靈的朋友若知道了，定要笑我耳根不淨。

脈脈地相對，相視的一笑，我瞳中有您，您瞳中有我，剎那間，勾起了無垠的永恒。真想悄悄地向您說：「見着您，似乎是已見着了一切美好的景物，任憑前頭景色多宜人，亦盡不如您嘴角笑意，莞爾神態。」您說感情豐富的人，常常要嘗到苦果，我則以為這種人其内在才真正地豐富。我看您，直覺地自己生命中又加添了一份豐潤。

我要我描述這一路的風光，我想告訴您呵！這是多麼地污瀆大自然的莊嚴啊！愛默生不是說大自然從未被人描寫過嗎？我這支筆能記得下山中那花草香味，流水音韻麼？就如照相機一樣，能捕捉得住那流水的殷勤麼？能刻劃得出那溫馴的風信麼？所以我常勸人拍攝之餘不要忘了欣賞。

小琉球上逗留一時，返駛時已近斜陽。遠望處，金波閃粼，萬丈光芒。哼着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最美的一個 verse：

Sail on silver girl
Sail on by
Your time has come to shine

All your dreams are on their way
See how they shine
If you need a friend
I'm sailing right behi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aled water
I will ease your mi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ease your mi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在我見您之時，沒落的神情，無助的眼光，令我搖頭。婚姻生活未能使您光彩煥發，難怪要向我訴怨。於是，我毅然向您唱了首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更南了，是墾丁。熱帶林木的斑雜，迂迴的小徑，盡善盡美。中秋前和德在園外露營，曾不購門票由小道而入，頗嘗偷景之樂。從山上岩石上侵蝕的圓孔，或石隙裏找着的貝殼，您可斷言，這個海角樂園幾千年前尚沉淪在海底。「白雲瞬滄狗，滄狗倏桑田」人生幻變頻……觀海樓遠眺三海的壯麗，碧綠萬頃，湛瀚煙波。每年，我都要嚮導一些來訪的朋友至墾丁，一點也不覺厭倦，百看不厭，這畢竟是我們骨肉相連的土地啊！可惜這次不上佳洛水，不能讓我的同學們一睹盛況，那連綿不斷的奇巖怪石，真令人懷念！



往東，再北上，抵太魯閣。橫貫公路千迴百轉，古木蒼松。在車上，一轉瞬，一個美好消失，不要緊，轉一彎，它又重新展現。這是千迴百轉的妙。我們只作天祥——太魯之遊，此間景物冠全省。鬼斧神工的九曲洞，岩洞嶙峋，洞外高不見天的懸崖絕壁和深不可測的激促深淵；洞內水凜冽地滲滴着，這些是源自太古洪荒的南湖水河谷圈中抑是來自奇萊巨岩之下呢？錐麓斷崖，大理岩壁，筆直削切，直聳雲霄，舉世罕見。長壽橋前隔溪遠望長壽祠，亂石飛瀑，是佳景；長壽祠精巧的圓窗，朱紅的牆，更具匠心。「燕子口」，據說每年九、十月間，千百燕群棲於其穴，飛舞其間，喃喃呢呢。

天祥是山中的一塊平地，一串流水，一彎吊橋均具風韻，安祥靜謐，招待所附近，更是花木扶疏。亭臺樓閣，教堂旅社之建構亦別具一格。祥德寺遠望雄偉，近觀則難脫一“俗”字。這也難免，臺灣寺廟一般均豪華艷麗，唯莊嚴不足；階下無斑爛蒼苔，庭前無成蔭老樹，裏面是電話、沙發、日光燈。何能去人邪念，啓人禪思，證得聖果呢？階前西望，公路一綫迴轉，盤旋於山巔；那武陵環山，大禹雄峯，關原雲海，直令我思念不已。

忘了記記澄清湖，這兒是我高中時代逃課的好去處。拋下書本，在那兒讀白雲，唸蒼穹。張潮（十七世紀

詩人）謂植柳可以邀蟬，夏季裏澄清湖畔蟬聲鼓噪，此湖之靈秀亦盡在此盛植之柳。張潮謂“花不可以無蝶，山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藤蘿，人不可以無癖。”我的癖好即是一個人獨自的旅行遊覽，我總認為這才是最理想的，一個人可以無所牽繫，隨心所欲；況且有時絕對的孤獨對青年人是有益的。此次遊，同車雖盡非好遊伴，但同窗四載，同此一遊，意義自是重大。台東夜，離群上玉里會您，伴汝一日之遊，正顯露我獨來獨往，豪邁不群的本色。

前晚學校舉行慈善義演晚會，熱門音樂真感人，感官的刺激，為這一季冬帶來了熱。我說：「世上有熱門音樂，減少了不少的動亂。」您說您永遠不能懂。您多幽雅細膩的心呵！竟容不得一絲不協的絃和狂野的調。

八天旅程，回來時似過一季，天候更寒。隱約中，似見着您蒼白的雙頰，觸着您冰冷的雙手；您羸弱的體質，常令我不安，這一季您又要受苦了。我要披上您手織的圍巾了，來暖和我身，我心。也望您善自珍視，活得愉快，了無遺憾。下次相見，當是我最愉快的時刻。

祝福您的

F.M. 62.11.2

* 經濟部審定甲級藥廠



明通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台中市平等街二十四號 TEL 22686
工廠：台中市復興路二段一二〇號 TEL 25570

彰化銀行

為誠為誠為誠



外	存	營業項目
匯	款	
倉	放	
庫	款	
代理	匯	
	兌	

本行在國內營業網遍佈全省各地
而在國外有六百餘家通匯行遍及
自由世界各大城市歡迎光臨賜顧

總行：台中市自由路二段三八號
電話：二三〇〇一—二三〇一〇
臺北辦公室：台北市衡陽路六八號
電話：三七二二一三七二二九